

探天地玄机，寻乾坤至宝

雾满拦江华丽转身，引领悬疑小说新潮流



【长篇悬疑探险小说】

黑喇嘛

雾满拦江◎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最悬疑



【长篇悬疑探险小说】

黑喇嘛

雾满拦江◎著



⑧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喇嘛 / 雾满拦江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008-5087-8

I. ①黑… II. ①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1636 号

黑喇嘛

-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王学良 陆文洋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阎更伟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 (总编室) 010-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383056 62005042 (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黑喇嘛

| 目录 |

- 引 子 001
- 第一章 甘西怪谈 002
- 第二章 自冥府中归来 018
- 第三章 传说中的神祇 042
- 第四章 隐秘的香巢 067
- 第五章 我等你归来 099
- 第六章 冥府的鬼商队 129
- 第七章 鬼魅出没的世界 162
- 第八章 异域妖僧 197
- 第九章 鬼城隐现，魅影憧憧 226
- 第十章 地下情宫，最后时刻 261

引子

呈政府丹毕加参（坚赞）在马鬃山一带扰害行旅文

查马鬃山在甘肃界内，距安西县甚近，去哈密十五站，约计一千二三百里。甘肃将该喇嘛部落八九百丁口，安插于马鬃山迤北数里许之滚坡泉。去年，该喇嘛部众，在离猩猩峡两站地方，抢去商号“福顺玉”骆驼九只，伤毙脚夫二人。又倡言：该处系甘肃税卡，凡往来各货，皆强迫收税。行旅视为畏途。其藉稽查烟土为名，亦属实在等情。前来，增新查设卡收税与盘查烟土，本系应办之事，惟不宜授其权于外蒙之丹毕加参，致假盘查之名，亦行勒索之实。

该喇嘛悍鸷阴险，夙为增新所深知。兹复查有上项各种情事。如果甘肃地方官吏为其所愚，反加信任，难保不养成意外变故。

甘新壤地相接，增新切实杞忧。应请院部分行甘肃督军、省长，转饬所属文武，对于征收税款及设卡盘查行旅各要政，勿使丹毕加参插入干涉，实于蒙务边局，均有裨益。

新疆督军 杨增新

民国十一年一月二十日

在黑喇嘛城堡中，埋藏着一枚开启地下宝库的钥匙。

·民国十四年，史上最神秘的土匪黑喇嘛在逃亡之中，由猩猩峡出发，穿越黑戈壁，绕道泯水，转向滚坡泉，最后进入马鬃山黑喇嘛城堡，并将开启地下宝藏的密钥藏在了马鬃山城堡之中。

时至今日，仍然未有人找到这枚开启宝藏的密钥，传说此物是来自于大雪山乃穷寺的圣物，由莲花生大师放置于比哈尔神头顶的冠盖上，这圣物是天地慈悲的象征，印证着人世间的大智大善。

这圣物到底是什么？

地下宝藏又埋藏了多少秘密？

只要你找到它，就能够发现无数的珍奇秘宝，解开天地玄机之谜。

第一章 甘西怪谈



神秘古镜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翻越帕米尔高原，在途中遇到了一只奄奄待毙的公狼。公狼正值壮年，但却饿得骨瘦如柴，毛色枯黄，斯文·赫定取出块野驴肉喂食这只狼，公狼费力地将驴肉吞下，但很快又吐了出来。

这匹狼身罹绝症，已经无法进食。

在此后的一个小时里，斯文·赫定眼睁睁地看着这只狼饿死在眼前。

然后斯文·赫定和他的仆人，俄国人伊斯岚，将这只狼做了解剖，在狼的食道中发现了一面手掌大小的金属铜镜，镜面光可鉴人，周边雕饰着东方的瑞兽蟠龙与飞凤。怪不得这只强壮的狼竟然会活活饿死，它吞下了这面古铜镜，结果铜镜堵在食道里，从此再也无法进食，最终让这只凶残的野兽含恨而终。

斯文·赫定带上那只奇怪的古铜镜，横穿高原，抵达和阗北部的沙漠地区，拜会了满清政府的当地官员，道台李道一。

李道台是满清末年的留欧学生，素以情性豪爽而著称，他热情地接待了这批来自于异国的探险家，倾听斯文·赫定的传奇故事。席间，斯文·赫定说起了他们遇到的那只饿死的狼，于是李道台请求让他看一下那面从狼的食道中取出来的古铜镜。

把那一面古铜镜拿在手上，李道台面有诧异之色。他说：这只古铜镜，它的造型与工艺极为奇特，似乎与黑戈壁一带流传了二百年之久的一个神秘传说有关。对不起先生，我想我可能不会允许你带着这只古董离境。

斯文·赫定很是生气地抗议道：李先生，据我所知，贵国并没有有关这方面的法律。

现在是没有，但我相信以后会有有的。李道台说，我也知道这样处理，对你来说是不公道的，因此我会补偿你的。

为了补偿斯文·赫定，李道台命人去市场买回来许多赤陶古物，有双峰的骆驼，弹吉他的猴子，释迦牟尼的法像，以及一些风格古朴的瓶罐和器皿。收到这些礼物，斯文·赫定心花怒放，回赠了李道台两枚基督教金币，一支镀金的十字架，然后就兴冲冲地离开了。

斯文·赫定走后，李道台拿着那只奇异的古铜镜，研究了好久，也没个头绪，就让人将这只古铜镜收藏了起来。

一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满清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又隔了一年，李道台被新政府任命为安西县的县长，于是他就带了六岁的女儿前去上任。

李道台的女儿，聪明伶俐，心思灵秀，四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背诵许多名篇诗句，是李道台最珍爱的掌上明珠。小女孩生性活泼爱动，她兴奋不已地跟着父亲到了猩猩峡，在县署后院安下家之后，就帮助父亲往屋子里搬东西，搬移运卸过程中，有一口竹木箱被碰倒在地，里边的物事稀里哗啦地掉落了出来，小女孩急忙蹲下，将跌落满地的东西再捡回箱子里去。

突然之间，小女孩咿了一声，眼睛一亮，她发现了一样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一只手掌大小的古铜镜。

这就是探险家斯文·赫定在那只饿死的狼的食道中发现的古镜。

小女孩好奇地蹲在竹木箱旁边，把玩起那只精巧的古镜来。李道台——不，他现在已经是李县长了，只顾吩咐着人卸车，一时没有顾及上孩子，等到他听到一声惊叫，才发现女儿不知何故，竟然昏倒在地上，脸色通红，额际高热，两只眼睛紧闭着，手里仍然紧握着那只古镜。

李县长慌了神，急忙将女儿抱回到床上，吩咐人去请大夫来。

大夫来了，替昏迷不醒的女孩把过脉，却是一脸茫然，竟然连药方也不知道怎么开。

李县长急了，再吩咐人去远一些的地方请名医，不到两天时间，就把附近的医生全都找了来，可是所有的医生把过脉后，都是满脸的困惑和不解，连连摇头：看这孩子的脉象，若实若虚，虚中有实，实中又透着虚，就好像……

好像什么？李县长急问：这都两天了，孩子还是昏迷不醒，难道你们就不能想点办法吗？

这个……大夫们拿起药箱，紧贴着墙根往外边溜：县长大人，在下才疏学浅，令媛的病症……这个这个……实在是看不出个端倪来，或许这孩子原本就没病，就是睡着了……县长大人还是另请高明吧……

不行，没病这孩子怎么会睡了两天还不醒？你们不能离开……李县长急了，满脸狰狞地拦在门前，不许医生们离开。正在这时，一个家人跑来报告：老爷，哲蚌寺的丹增活佛来了，老爷要不要见？

丹增活佛？李县长摇头：去去去，没看我这边正忙着呢吗……

可是那下人却说了句：老爷，丹增活佛说，他是为了小姐的病来的。

什么？李县长大吃一惊。



你看了不应该看的

丹增活佛，身体矮小，其貌不扬。李县长见到他，心里先冷了大半截。

黑喇嘛

这个看似普通寻常的喇嘛僧，能治得了女儿的怪病吗？

丹增活佛的身后，还跟着两排总计八个喇嘛僧人，九个人列队进入房间，生生地将李县长从女儿的床边挤开，李县长急得探头过来：活佛，活佛，小女她的病情……两个喇嘛僧扭过头来，把食指放在唇上，示意他低声，忐忑不安的李县长这才闭上了嘴。

就见丹增活佛背门而立，在小女孩的床边站立了好长时间，才见他慢慢地抬起两只手，轻轻地击了一声掌。

小女孩的眼睫毛眨动了一下，却没有醒来。

丹增活佛又击了两声掌。

小女孩的眼睫毛又动了动，但仍然没有苏醒。

丹增活佛再次击掌三声，就听小女孩呻吟了一声，眼睛睁开了，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可是丹增活佛却打了一个手势，示意孩子躺下别动。女孩吃惊地看着活佛，慢慢地躺下去。

丹增活佛开口了：你现在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慢慢地张开了口：大胆，我是丹玛公主……不对，我叫红伽……

哦，原来你现在叫红伽。丹增活佛面无表情，拿起放在红伽枕头旁边的那只古铜镜：刚才，你在镜子里看到了什么？

我……红伽犹豫着，说道：我看到一片美丽的花林，一条宽宽的大河，河面上漂浮着大块大块的，水晶一样的冰块，还有一条奇怪的船，是用树枝扎成船架，再用四张犀牛皮缝制而成的，船上坐着一个……

丹增活佛嗯了一声：除了这条船，你还看到什么了？

女孩说：我看到了一座漂亮的行宫，数千名精壮的武士守护在行宫之外，远处有一个……

丹增活佛又嗯了一声：你听到了什么？

笛声，奇怪的笛声。小女孩迷惘地说道：那美妙的笛声，就好像是天界的梵音，绝非是人间所有的音律。

还有呢？丹增活佛又问道。

黑戈壁，黑风暴……红伽的声音颤抖了起来：仿佛居身于一个黑色的世界，拳头大小的石块漫天狂舞，数不清的人被狂风卷上了天，然后是一个绿洲，我听到马贼疯狂而可怕的怪笑声，我看到雪亮的刀锋与飞扬的鲜血，我听到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我还看到一只……

丹增活佛点了点头：就这些吗？

红伽道：……好像还有……

还有？丹增活佛的表情很是震惊：你……你真的看到了……

红伽犹豫了一下：……我肯定看到了一个男孩子，四方脸，大眼睛，眉毛浓浓的，眼睛亮得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他也在看着我……

丹增活佛突然伸出手，捂住了红伽的眼睛：不，你应该没有看到这些才对，那不是你应该看到的。

不，我看到了，就是看到了。红伽生气了，拿自己的两只小手，用力地想把丹增活佛的手从眼睛上扯开：我真的看到了，我还看到一个浑身上下都是鲜血的喇嘛僧，长得怪怪的，两只眼睛成一条直线，嘴唇厚厚的，他走进了……

不，你没有看到。丹增活佛语气温和地说道。

我真的有看到……红伽强力挣扎着，抗拒着。

你没有，丹增活佛的语气温和，低沉，你真的没有看到，你不会看到这些的，现在你已经累了，闭上眼睛睡一觉吧，睡吧，孩子，安心地睡吧。

在丹增活佛低沉的声音中，红伽合上眼睛，安详地入睡了。

丹增活佛又在红伽的床边站了一会儿，这才转过身，拿着那只古铜镜，离开县署。刚刚目睹了这一切的李县长，心中充满了惊讶和迷惑，眼见女儿无虞，他急忙追在丹增活佛的身后，活佛，活佛……你手里的那只古镜……

丹增活佛停了下来：想知道孩子是怎么回事吗？

是，我想知道。李县长连连点头。

三天后，请到哲蚌寺来找我。

说完这句话，丹增活佛掉头离开了。



半空中的城堡

三天后，李县长带着恢复了健康、活泼美丽的女儿，坐着轿子前往哲蚌寺。

在大雪山，哲蚌寺是一座无人不知的大寺院。但是在安西县的黑戈壁地带，这座与大雪山圣地同名的寺庙，却是小到了不能再小，即使是在猩猩峡当地，许多人也都不知道这座小寺庙的存在。至于丹增活佛的大名，那就更是无人知晓了。

总之，这是一座不为人知的小寺庙。

但是现在，李县长深信，这座寺庙很快就会大名鼎鼎，甚至有可能成为甘西道上的名胜之地。

然而他错了。

当他乘着轿子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看到乌蓝色的浓云自西南方向遥遥而来，顷刻之间遮迷了天地，然后高空中雷声大作，漫天飘飞起霰状的冰雾。这奇异的天变让李县长心里说不出的惶惑，他撩开轿帘，向着乌云漫卷的天空中看去，这时候六岁的小红伽突然叫了起来：快看，爸爸你快看。

黑喇嘛

看什么？李县长茫然地问道。

那天把我叫醒的老喇嘛，正在对着我笑。小红伽道。

丹增活佛？他在哪里？李县长大为吃惊，茫然地寻找着。可是小红伽却眨了眨大眼睛：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他已经进了城。

进城？李县长看着那无人的荒野，黝黑色的岩石道：胡说，这一带光秃秃的，都是黑戈壁，哪有什么城？

那不是？小红伽抬手向高处一指。

顺着女儿的手指方向，李县长向高空中一看，顿时惊呆了。

只见高天之上，浓云活物一样地激烈翻滚着，云端高处，隐见一座古老的城池楼阁于明灭不定的迷光中悄然一现，随后消弭于无尽的烟岚之中。但只是那极目一瞬，李县长却是惊心不定，他好似看到了云际之端那神秘古城的堞楼之上，一面面为烟火熏得乌黑的旗帜正自烈烈飘扬。

奇怪，难道是自己眼花了吗？

李县长正在疑惑之际，就听女儿问道：爸爸，那城池怎么会修筑在天上？

这个……李县长犹豫着，对女儿解释说：这叫海市蜃楼，是沙漠和戈壁滩里经常见到的异景。那座城池其实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由于光线的折射，就好像是你照镜子一样，就看到了那座城池。

镜子？小红伽问：我的镜子，是让那个喇嘛抢走了吗？

丹增活佛不是抢……不过也差不多。李县长心烦意乱，等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时候高天上的密云已经渐渐散去，透出碧蓝如洗的天空，那海市蜃楼只是惊鸿一瞥，就再也见不到了。可是李县长的耳畔，似乎总是听到一个奇异的乐声，神圣，庄严，仿佛自极远之地飘来，又好像是从他的心中发出。茫然四顾之际，他无法确定这神秘乐声的来源，甚至也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听到了什么。

但是越往前走，李县长却越是肯定。他的确听到了一个乐声，这声音就在他要去的地方——哲蚌寺。

远远的，两个年轻的喇嘛僧迎上前来，对着轿子行礼。李县长问道：丹增活佛在吗？活佛已经离开了。喇嘛僧以特有的淡泊语气，回答道：就在刚才，丹增活佛已经虹化了。虹化了？李县长顿时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抬头又看了看天。

活佛虹化，就是说活佛已经离开了人世。

传说活佛虹化，向来天有异象，莫非这异象正是他们来时所见吗？

可是你虹化就虹化吧，干吗要拿走别人的镜子？李县长觉得这事真的好奇怪。



饿狼与少年

又过去了几天，看女儿已经恢复了天真烂漫的性情，李县长就放下心来，将小红伽送到了县里办的小学堂。

走进学堂，红伽第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小男孩。

那男孩子独自一人霸占了教室后排的两个座位，四方脸，大眼睛，眉毛浓浓的，眼睛亮得就像是天上的星星。看到他，红伽就不由自主地走过去，站在男孩子身边，仰起脸，好奇地看着他。

你是谁？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男孩子望着小红伽，也是满脸的惊异：我也见过你，就是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了。

这男孩子的话，让红伽心里霎时间浮现上来一种奇妙的感觉。

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可是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遇到过呢？

她不知道，他也想不起来，只是在小红伽的心里，就好像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猩猩峡，正是为了要寻找他一样。

而现在，她已经找到了他。

这个男孩叫陈东，他是安西县最大的商号——福顺号的少爷，比红伽大两岁。

陈东有一个妹妹叫陈雯，人称陈大小姐，她和小红伽一起，天天追在陈东后面，在猩猩峡四处乱跑。有一天，三个人跑到荒滩上去玩，正玩得高兴，忽然听到远处有狼嗥之声，红伽和陈雯急忙抬头，就见远方有十几条饿狼，于黑色岩石间飞速地疾奔着，顷刻之间就将三人围在了当中。

红伽和陈雯吓坏了，号啕大哭着，转身就想跑。陈东却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跑什么跑，跑得再快，还能跑得过狼吗？

可是不跑，难道还坐在原地，等狼冲过来把我们吃掉吗？

陈东说：你们躲到我身后去。

红伽和陈雯手牵着手，一边哭，一边躲到陈东的身后。就见陈东没有丝毫害怕的样子，拿出一柄小刀，飞快地削断了几根粗大的怪柳枝条，然后再将枝条上的枝叶削落，两手握住怪柳枝的两端，用力一弯，将枝条弯成了弓形。

这时候一条饿狼已经冲到，疾扑而来，于半空间张开血盆大口，噬向陈东。陈东神色不动，突然一松手，只听嗖的一声，柳枝呼啸着弹射出去，重重地击打在饿狼的鼻尖上，当场将那只饿狼打得跌飞出去，在地面上滚动了几下，竟然一动不动了。

陈东打死了一只狼。又一只狼扑了过来，被陈东如法炮制，怪柳条弯成弓形，

黑喇嘛

突然弹出，巨大的弹力猝然间释放，击中饿狼鼻头，又将这只狼也打死了。

接连有三只狼死在陈东之手，狼群终于意识到这几个小家伙虽然味道鲜美，却是不好对付，再也不敢上前，只是远远地围着三人，急切地嗥叫着，迟迟不肯离开。

从此以后，红伽在心理上，对陈东的信任与依赖感增加，更加离不开陈东了。

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每天红伽都是和陈雯手牵着手，紧跟在陈东后面，陈东到哪里，她们就跟在哪里，轰都轰不走。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慢慢地，陈大小姐已经出落成为一个美丽的少女，而红伽自己，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柔软起来。

不知不觉之间，竟然已经是十年了。

十年，红伽已经离不开陈东，她无法想象陈东不在自己身边的日子。

十年，陈东也已经离不开红伽，他相信自己正是为了保护红伽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心照不宣，默契无言。终于有一天，福顺号老东家备了厚礼，亲自登门求亲。



恐怖黑喇嘛

福顺号的财势之大，远近皆知。陈家的商队出行，动辄是上千头的骆驼，几百条枪。少东家陈东跺一下脚，整个安西县都晃三晃。但是红伽的父亲毕竟是一县之长，对这些并不看在眼里，他更看重的是福顺号的门风，看中的陈氏家族的宅心仁厚。

两家的长辈商定，暂时先将婚事定下来，等到陈东保定军校毕业之后，就正式大婚。

在提到他一定要先去保定军校学习，回来后再结婚的事情时，陈东说：陈家的子弟，终不能屈就于甘西道上的一个小小商贾。纵目河山，正是英雄大展拳脚的天地。

陈东要去保定求学，为的就是干一番伟大的事业。红伽当然不会阻止他。可是从此要和陈东分开，这让她感受到一颗心被撕裂般的痛楚。

不顾别人的闲言碎语，红伽将陈东送到了黑戈壁，当陈东转身回手，正要蹬上驼背的时候，她再也忍受不住分别带来的苦痛，泪珠珠串一样地跌落下来。

害怕影响到陈东的心情，红伽不敢哭出声，用手帕遮住脸上泪，听着骆铃远去，看着陈东渐行渐远，她的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从黑戈壁返回猩猩峡，红伽感觉到街上的行人有些异样，停下来仔细一看，却发现许多鞑鞑人，健壮如牛的体魄，肮脏而蓬乱的头发，穿着破破烂烂的蒙古袍子，许多人身上还带着伤，袍子下面鼓鼓囊囊，分明是藏有枪支在身。

这意外的情景把红伽吓了一跳，急忙回到县署，找到父亲说起这事。父亲告诉她：那些人都是从蒙古逃亡来的难民，因为俄国爆发了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杀，白俄军战败，纷纷逃到中国。进入甘西道的这些残兵败将，就是二十万白俄军中的一部分。

安西县署已经贴出通告，勒令入境的白俄军人立即缴械，否则依法严惩。

通告贴出后的第二天，猩猩峡突然恢复了老样子，那些乔装成难民的白俄兵，竟然一个也不见了。

他们又去了哪里呢？

又隔了两个月，红伽才知道了那些白俄兵的去向。

伴随着这些白俄兵下落不明的，是有关黑喇嘛的惊悚传说。

黑喇嘛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带着数不清的传说出现的。

没有人知道这伙土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没人知道黑喇嘛是什么人，只是听说黑喇嘛又被称为摩诃迦罗，是有着通灵法力的黑色天神，有人说他下界是来寻找一件天界失落人间的秘宝，也有人说他原本就是煞星临世，是上天降下来的凶神。

人们相互传说，黑喇嘛法力通神。他能够站在你的面前，你却看不到他，取你性命，易如反掌。还有人说，黑喇嘛天生异相，肋骨之间没有缝隙，联结成为一块，被称为板肋，刀刺不入，连子弹都打不透。还有更离奇的，说是黑喇嘛只挥一挥手，射向他的子弹就会倒射回去，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

但在猩猩峡的居民看来，黑喇嘛匪伙是地地道道的凶煞临世。自从黑喇嘛来到之后，他就切断了途经猩猩峡的丝绸古道。小小的猩猩峡，从此陷入了风声鹤唳之中。

总之，黑喇嘛是一个充满了匪夷所思之谜的可怕人物，他的巢穴在混水滚坡泉，坐落于马鬃山上，围绕着四周水泉边上，密麻麻的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营寨。从滚坡泉到猩猩峡，不过半日的脚程。从这伙土匪来到之日起，福顺号的安稳日子，就到了尽头。

最初，黑喇嘛一伙不清楚福顺号的实力，妄想袭击陈家的商队，但看到这支商队竟然有着上千匹的骆驼，两百条枪之后，黑喇嘛匪伙就退缩了。

有福顺号的两百条枪在，黑喇嘛一伙也不敢公然侵犯猩猩峡。但与黑喇嘛土匪的势力相比，福顺号终究只是民间的武装商团，根本没有能力对抗黑喇嘛，双方能够做到相安无事，就已经是饶天之幸了。

于是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冲突与摩擦，双方都死了十几个人后，滚坡泉的黑喇嘛与猩猩峡的福顺号慢慢地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安西县在表面上又恢复了最初的宁静。

李县长为了这伙来历不明的土匪愁眉不展，苦思逐走黑喇嘛的办法。而红伽却在心里想，如果陈东在这里，他一定有办法逐走黑喇嘛。

又有好多日子没有接到陈东的来信了，红伽想起陈大小姐陈雯。真是奇怪，陈雯也是好久没有过来了，莫不是福顺号有什么麻烦吗？

想到这里，红伽就悄悄地出了门，去找陈雯，问问她有没有陈东的消息。经过县署门前，无意间红伽的眼睛一扫，却突然呆住了。



有些人的面容，纵然你只看上一眼，却有可能终生难忘。

这种人都是一些奇特的人，那奇特的性格，形成了他们奇特的表情，让他们于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

在县署门前，红伽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张怪脸。印象深刻，永世难忘。

那个人被缚在县府门前的马桩子上，满是血污，鞭痕累累。原来他是一个偷马贼，失手被人捉到了，所以捆绑在这里，要被活活渴死。当红伽看到他的时候，附近只有一群孩子，正向着偷马贼投掷石块，红伽眼看着一块石头投掷过去，砰的一声，击在偷马贼的额角上，血浆溅出，那张可怕的面孔却不见丝毫的痛楚，只是那泛着乌白色的嘴唇，艰难地蠕动了一下。

这个偷马贼已经快要渴死了，他的嘴唇已经被日头晒得裂开，脸上的淤伤也已经凝固，几只苍蝇绕着他的脸飞来飞去。

他真的会活生生渴死的，此前的偷马贼，都是这样，从无例外。

这人已经快要死了，可是他那张脸，却依然是那样凶悍，那样让人心悸。

红伽垂下了头，不敢再多看一眼，匆匆走过。

可是那张可怕的面孔，却不停地在她的脑子里盘旋着，就如同一张假面具，僵固，凝化，死气沉沉，却又是那样的生动，那样的触目惊心。

这是一个偷马贼，他就应该活活渴死！

但那张怪异的脸却执拗地徘徊不去，那双黯淡的眼睛，始终在凝视着她，那阴郁的目光中仿佛有一种神秘而可怕的东西，正在悄然地召唤着她。

红伽在那双死气沉沉的眸子里，窥到了漫天的尘沙，一望无际的黑色戈壁，零星点缀的绿洲悄然坐落于人所不知的地方。于那阴云狂舞的天地之间，一个身穿丹士林质地，白底青花旗袍的女人在奔跑……

茫然地摇了摇头，把那弥天的幻象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逐出去，红伽的思绪，重新回到现实中来，扭头看着那疲惫委顿的偷马贼。

这个男人，他快要渴死了，一个人被缚在马桩上，一任太阳曝晒被活活渴死，那一定是非常悲惨的结局。

红伽的脚步不由得停了下来，难道她能够眼睁睁地看着，看着一个活活的人被渴死，却无动于衷吗？

不由自主地，她扭头又看了那人一眼。似乎是她的错觉，但她敢肯定不是。当她回过头去的时候，被缚在马桩上的人，突然睁开了眼睛，望向了她。



濒死之前的最后留恋

那目光凌厉骇人，红伽被吓坏了，掉头就跑。跑出了几步，再心有余悸地回头，偷偷地望过去，只看到那张惨淡苍白，血痕累累的脸。

这是一个行将就死之人，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眼神？

一定是自己弄错了。红伽心里想着，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居然又返回来了，走到那人的近前，看着那人精赤的上身，遍布着绽裂的伤口，纵横交织的血痕之中，有一条已经发黑的红丝带，上面系着一个小小的锦囊。

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即使这样一个该死的男人，居然也有女儿家会将自己精心绣绘的锦囊，为他戴在脖子上。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红伽仿佛看到一盏幽灯之下，一个女人正用雪白的牙齿，咬断红色的丝线，那水一样的柔情与期望，让她的心怦然而动。突然之间，红伽的心里疼痛了起来。

在遥远的地方，正有一个柔情似水的女人，于昏灯下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房门被拍响的声音，等待着那粗鲁蛮横的怀抱与双臂。

可是此时这个男人，正缚于桩柱之上，奄奄一息，行将毙命。

如果这个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掉了的话，那昏灯下的女人，一定痛不欲生，心如刀绞。

马桩上的男人再一次睁开了眼睛，他的目光从红伽身上淡淡地扫过。那是一种极度奇异的目光，没有绝望，没有哀求，当然也没有与之相反的情感色彩。那目光似乎飘迷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加诸于他身上的苦难与绝望，似乎全然与这个人无关。

她走到路边饮马用的水池旁，用一支细颈瓷瓶，灌了满瓶的水，回来走到那男人的身边，把水递到男人的唇边，没有说话。她不敢说话，她真的害怕这个怪男人。

那男人吃力地抬了一下头，看了看她，目光中隐约带有几分诧异，他似乎有些犹豫，用他干裂的嘴唇沾了一下瓶口的水珠。

突然之间，那男人的两眼间射出骇人的精光，好像是刚刚意识到红伽是在让他喝水一样，就见他那血痕斑斑的两腮突然一鼓，干裂的嘴唇形成一个怪异的形状，眼见得一道水流，竟然被怪男人用嘴从瓶中吸了出来，咕嘟咕嘟，粗大的喉结仿佛一只怕人的大老鼠，在他宽大的下颌下蠕动起来。

红伽被这意外的事情吓呆了，好半晌，她才注意到手中的瓷瓶已经空了。当时她害怕地低叫了一声，抛下瓷瓶，掉头跑开了。

她一口气跑到福顺号，陈大小姐却不在家，家丁说陈大小姐跟着驼队去张家口了，难怪这么久陈雯没有来看望她。红伽听了，愣怔了半晌，心中又是伤心，又是失望。

黑喇嘛

虽然红伽也知道，陈大小姐之所以不叫上她同去，是因为途中不安全，担心遇上黑喇嘛土匪，可是红伽心里仍然是难以释怀。

快快地回来，红伽独自在房间里郁闷了一整天。到了第二天，她突然想起了昨天遇到的那个偷马贼。

那家伙死了没有？鼓足勇气，红伽悄悄溜回到县府前。她看到那个被缚在马桩子上的男人已经不见了，甚至连马桩子也不见了，坚硬的地面上，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坑洞。这时候她才听人说起，就在昨天夜里，那个偷马贼竟然在双手双足被缚的情形下，用力将马桩从地下拔了起来，背负着马桩逃走了。

真是一个奇怪的男人！此后好多日子，红伽的脑子里都回荡着这样一个场景，一个面貌丑陋、满身是血的怪男人，背负着一根粗大的马桩子，在黑戈壁中艰难跋涉。



寒夜的枪声

倏忽之间，又是两年过去了。

红伽早已忘记了那个背负马桩而逃的偷马贼，连那张可怕的面孔，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只是陈东那疏朗的眉目，在她的心里却是越来越清晰。

陈东，你已经离家快三年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回来呢？

算计时日，最多再有一年，陈东就学成毕业了。

那是怎样苦苦等待的一年啊。

红伽日渐消瘦，满腹幽怨无人诉说。以前她想陈东的时候，总是去找陈大小姐说悄悄话，可自从陈雯那一次远行归来之后，却突然变得一反常态，感觉上明显疏远了红伽，似乎她有什么事情，瞒着红伽一样。

红伽冰雪聪明，就悄悄地观察陈大小姐，见无人的时候，陈雯的唇边时常会掠过一丝甜蜜的笑容，眉间盈盈的春意，看得红伽大惑不解。

知心姐妹，无话不谈，于是红伽就悄悄地问陈雯，她是不是爱上哪个男孩子了？陈雯却矢口否认，红伽也不好追究下去，只好悻悻离去。

陈大小姐变得越来越古怪，与红伽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疏远。渐渐地，红伽发现她已经不再经常往福顺号走动了，想念陈东的时候，她只能是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悄悄地翻看着陈东留给她的书。

一天晚上，红伽正坐在灯下，翻看一本《海图志》，外边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枪声，红伽惊吓得抬头，激烈的枪声鞭炮一样的不绝于耳，其间夹杂着无数人惊恐交加的叫喊声：黑喇嘛来了，黑喇嘛土匪来了，县太爷救命啊……

黑喇嘛？红伽吓坏了，丢下书，冲出门去，去敲父亲的房门：爸爸，爸爸，黑喇嘛来了，你快点……那扇门却应手而开，房间里边空无一人，连床上的被褥，都

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李县长竟然不在县署。

他去了哪里？

红伽再奔出来，就见数百名百姓哭喊着奔入县署，她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百姓在逃入县署院门的时候，恰被一粒流弹击中后脑，立即仆地毙命。红伽惊吓得叫了起来：大家快点蹲下，快蹲下，千万别中了流弹。

现在她才知道，黑喇嘛一伙，从未放弃过对猩猩峡的觊觎之心，只不过福顺号所拥有的两百多条枪令他们忌禅。而这伙土匪很能隐忍，他们足足等了两年之久。这段时间福顺号的商队远行，陈家的枪多数用于路上护商，正是福顺号人去府空的时候，土匪们这才潜入猩猩峡，向福顺号发起了攻击。

安西县人至今还记得那个恐怖的夜晚，枪声震动了天地，大火将西南方的天空映得通红，浓浓的火药味，顺着烈风一阵阵地袭来，令人窒息。

枪声响了整整一夜，临到天明，人们才听到福顺号里传出时断时续的痛哭之声。黑喇嘛一伙攻破了福顺号，抢走了九头骆驼，数不清的钱财。还有福顺号老东家的命根子，陈家的掌上明珠——大小姐陈雯。



大伏击

当黑喇嘛土匪公然进入猩猩峡，向福顺号发起攻击的时候，安西县李县长正在黑戈壁中，独自一人策马狂奔。

安西县是一个不设防的小县，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黑喇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公然啸聚于滚坡泉的。而李县长所能做的，唯有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借枪借兵，以赶走黑喇嘛这伙土匪。

但直到黑喇嘛进入猩猩峡，攻打福顺号的那一天，李县长才得到新疆与青海两方面的答复。

新疆督军杨增新派出了他帐下首席亲信，素有智狐之称的谢红兴，携带 300 条枪前来支援。而青海方面则派出了庚子年间曾与八国联军血战于北京正阳门的老将马末都，带 200 条枪，双方拼凑成两省联军。急行军穿越黑戈壁，前来保护福顺号。

天色快亮的时候，安西县李县长在路上截住了援兵。李县长告诉他们：现在再想去保护福顺号，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只有伏击。在黑喇嘛攻破福顺号，返回滚坡泉的途中打伏击，趁黑喇嘛还不知道两省联军来到的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歼灭黑喇嘛。

新疆谢红兴说：看起来李县长的主意是现下唯一的办法了，聊胜于无吧。只不过那黑喇嘛可不是容易对付的，传说此人是 不死之身，有四条命，而且能避枪弹，这事是真是假咱们不知道，但为万全所计，我建议我们在伏击黑喇嘛的时候，只要